

# 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 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2~18

2012年12月12日

\*\*\*\*\*

## 環球同此涼熱 —— 我的中國觀和美國觀

北京大學 李零<sup>1</sup>

大魚吃小魚，小魚吃蝦米。蝦米只恨小魚，不恨大魚。不但不恨，還把大魚當救星。

首先，讓我做一點自我介紹。我不是政府官員，不是成功人士，不是公共知識分子，不是表演藝術家。我只是個文化學者，百無一用的書生。我愛寫字，但不愛講話。講話，非我所長，但要講，就一定要講真話。專業，我憑專業知識講話；社會，我憑生活常識講話。今天的話，只是我個人的一點兒感想。孔子說，“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”

---

<sup>1</sup> 此文為作者2011年10月12日在九三學社中央演講稿，發《參閱文稿》時曾作修改。

(《系辭上》)。請大家原諒，我說話，總是言不盡意。

## 一、我的中國觀

近代，世界上的文明古國大多災難深重。中國，近百年也是血流成河，淚流如河。研究中國，是我一生的事業。我對中國有刻骨銘心的愛。

### 1、中國歷史，一頭一尾最重要

我的專業不是研究美國，而是研究中國。美國研究中國，分三段，Early China(商周到漢)，Medieval China(魏晉到宋明)，China Study(明晚期到現在)。前兩種是舊學，看家本事是 philology(他們的考據學)，這是歐洲漢學的延續；後一種是二次大戰後，為美國地緣政治服務，帶有情報性質的新學和顯學。我在華盛頓碰見一位語言學家，他說戰後，從前研究印第安方言的學者，全部轉向漢語、日語、朝鮮語，就是政府導向。後來，他給《星球大戰》配宇宙語。我是研究第一段，不是後兩段。

中國歷史好比一條龍，一頭一尾最重要。一頭是走向帝國，一尾是走向共和。我是顧頭顧不了尾，側重早段。在我看來，周、秦、漢，太重要。西周大一統、秦代大一統，是中國歷史的底色。制度整合、學術整合、宗教整合，走向帝國的三件事，全部做下來，要到東漢結束，就連造反的模式，也固定下來。從此，大局已定。後面的歷史，格局沒有變。民國以前，沒有變。

研究早期中國，要靠考古、古文字、古文獻。

我是學考古和古文字的，但在北大教書，卻教古文獻，很多東西

都是帶著問題學，不知不覺，闖進了別人的菜園子，如歷史地理、軍事史、科技史、藝術史和思想史。

中國太大，歷史太長，我的生命太渺小。我想用最簡單的語言講最簡單的事實，說說我自己的感想。

## 2、讀萬卷書

西漢國家圖書館，藏書約有 1.3 萬卷，見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這是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。我給學生講課，寫過一本《蘭臺萬卷》，就是考證這批書。

我不但讀傳世古書，也讀出土發現的簡帛古書。現在讀古書，兩者必須結合。我寫過一本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》，就是綜述這方面的心得。

我讀古書，非常重視讀經典。我答應三聯，要寫一套小書，叫《我們的經典》。它包括四本小書：《去聖乃得真孔子》、《人往低處走》、《唯一的規則》、《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》。第一本寫《論語》，第二本寫《老子》、第三本寫《孫子》，第四本寫《易經》。這四大經典，講中國思想，最有代表性，海外譯本最多。

讀《論語》，我寫過《喪家狗》。我是從人入手，把它當孔子的傳記讀，把它當孔子的思想歷程讀。破宋學道統，破立教狂言，去聖還俗，當然是前提。

讀《老子》，我的正標題是“人往低處走”，副標題是“《老子》天下第一”。《老子》用婦女、小孩、玄牝、溪谷和水解釋大道，都是強調低調。我是學古文字的，牝字的本義是“牛×”。低調，才是最牛的思想。

讀《孫子》，前身是《兵以詐立》、《〈孫子〉十三篇綜合研究》。

古人說，“人道先兵”（《鶡冠子·近迭》）。中國，人琢磨人，學問最大是兵法。戰爭，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。兵法，挑戰道德，挑戰規則。人怎麼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快速反應，不讀兵法不明白。

讀《易經》，也是為了研究古人如何看世界，特別是天地萬物。古人說，“卜以決疑，不疑何卜”（《左傳》桓公十一年）。人腦都是由知和不知、疑和不疑構成，不全是科學。占卜是古人頭腦的一部分，現代人，打仗、玩股票、賭足球，腦瓜也還裝著這個部分。研究《易經》，不光靠啃文本，還要瞭解中國的占卜史。以前，我寫過兩本書，《中國方術正考》和《中國方術續考》，就是討論這類東西。

這四本書，還差最後一本，2012年可以問世。

### 3、行萬里路

研究中國，腳踏實地，有地理感，非常重要。中國的千山萬水，我跑不過來，重點放在北方五省：陝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東。跑遺址，跑博物館，跑考古工地，看出土文物。

比如，中國的名山大川，有五嶽、五鎮、四海、四瀆，我幾乎跑遍，剩下個北嶽（大茂山），2012年一定要去。太行八陁，它的出入孔道，我曾穿梭往來。中國古代最能跑路的兩個皇帝，秦始皇和漢武帝，他們的祭祀遺址，除密佈於八百里秦川，還有山東的八主祠，我也跑過。2007年，我還沿著孔子走過的路走過一遍。

不跑路，你怎麼知道，什麼叫中國。

我要寫本《我們的中國》。

## 4、兩次大一統

西方人有個根深蒂固的偏見。他們說，國家的 size 很重要，小才民主，大必專制。國家只能是自治城市、自治州的聯合體。我們中國，有個他們看不慣、想不通的地方，就是它很大，不是一時半會兒大，而是兩三千年，一直都很大。其實，校正世界歷史，這正是最重要的參照系。

研究中國，過去有個死結，就是老拿孔子和秦始皇作對。要麼你站在孔子一邊，要麼你站在秦始皇一邊。特別是在西方中心的話語下，有一種無知妄談，孔子代表民主，秦始皇代表專制。這是政治，不是歷史。歷史哪有這種一黑一白？這全是今人拿古人說事。

為了解開這個疙瘩，我在秦俑館（現在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）做過一個演講，叫“兩次大一統”。一次是西周大一統，一次是秦代大一統。我說，孔子的夢是周公之夢。他要恢復西周大一統，這個夢沒做成，有人接著做。真正再造大一統，不是別人，是秦始皇。這兩次大一統，都是從陝西征服東方。大家說，周公是山東人，秦始皇是陝西人，秦滅六國，齊地最後，這是陝西人打山東人。但司馬遷說，周公的老家在岐山，嬴姓的祖庭在曲阜。周公才是陝西人，秦始皇才是山東人。最近，清華簡也證實了司馬遷的說法。其實，商周之際有大遷徙。商末，秦人的祖先離開山東，先去山西，後去陝、甘。周初，周公封曲阜，是佔了嬴姓的老巢。他們正好調了個個兒。你要知道，八百年後，秦始皇回山東，這是一次偉大的歷史回歸。從此，中國才走向帝國。

中國的帝制，中國的疆域，都是這兩次大一統的遺產。

秦始皇是中國的亞歷山大。它的帝國，和亞歷山大的帝國一樣，也是曇花一現。但後面的事，還有人接著做，漢武、王莽、漢光武，

一直到東漢末。

## 5、什麼叫反封建？什麼叫反專制？

口號是口號，歷史是歷史。

近代，中國學西方，學會兩詞，一個叫封建（feudalism），一個叫專制（有人說翻譯 despotism，有人說翻譯 absolutism）。封建的特點是四分五裂，專制的特點是中央集權，兩個詞，本來相反。中國鬧革命，是以反封建、反專制為旗號，這個旗號是從日文轉譯，從西方借過來的。過去，大家一直把封建和專制當一回事，甚至乾脆捏一塊，叫封建專制，這是誤讀。

中國和西方，歷史的路子不一樣，最大差別是在政教關係。中世紀歐洲，簡直是五胡十六國，小國林立，書不同文，車不同軌，封建貴族，比部落長老強不了多少，歐洲只有宗教大一統，沒有國家大一統。我們中國，正好相反，特點是國家大一統，宗教多元化，宗教歸國家管。他們的革命是分兩步走，先借專制反封建，奉我們為榜樣，再借民主反專制，連榜樣一塊反。所謂專制，不是 despotism（專制主義），而是 absolutism（絕對主義）。絕對主義是他們的“初級階段”。中國革命，旗號相同，但背景不一樣。第一步和第二步，不是前後腳挨著，而是有兩千多年的大空檔。西方革命，反教權，政教分離；反封建，統一國家；取消貴族特權，創建平民社會。這些對咱們中國，根本不是問題，早就辦妥。只有第二步，兩者才搭上了同一班車。

這是殊途而同歸。

中國是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。肇造共和，有立憲派參與，沒錯，但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有大功，還是不容抹殺。中國革命是激進的革命，皇帝打倒就打倒了，沒留尾巴。凡賣立憲後悔藥的，後悔

去吧。從此，中國史才融入世界史。一頭一尾的尾在這裡。這是歷史的結合點。

中國的現代化，不是原生，而是後發，不是主動，而是被動。這個過程，血流成河，淚流成河。但中國畢竟邁出了一大步，最重要的一步。我們沒必要把一切頭疼腦熱都歸罪於傳統，說秦始皇的專制尾巴割不斷，也不必一闖臉就變，說是託了孔子仁義道德的福。一會兒賴，一會兒拜，一會兒罵，一會兒賣。說好說壞，都是厚誣傳統。

## 6、走向帝國，也曾經是革命

中國革命，“反專制”一直是旗號。國民黨、共產黨都打這個旗號。

專制和民主，兩種政體，西方都有。它們怎麼變成一黑一白，太值得研究。專制，本來是古典時代希臘對波斯的誣讒，小國對大國的誣讒。近代，這個概念被泛化，又被帝國主義拿來誣讒東方古國（東方專制主義），誣讒亞非拉，誣讒伊斯蘭國家，誣讒共產主義。他們把專制主義與絕對主義、共產主義與極權主義（法西斯主義）一鍋亂燉，混合了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概念。有人說，民主是西方的基因，專制是東方的基因，更是扯得沒邊。如果西方光有雅典，沒有斯巴達，沒有馬其頓，沒有羅馬，沒有中世紀，還有歐洲嗎？如果西方從來就民主，它還鬧什麼革命？

芝加哥大學有個東方研究所，我去過好幾次。他們對波斯考古、波斯銘刻研究最深。現在事情很清楚，希臘跟波斯根本沒法比。希臘化在亞歷山大以前早就開始，是萬邦來朝，波斯接納的少數民族文化（小亞細亞半島的文化）。馬其頓並不民主，亞歷山大也很殘暴。他是酒鬼，經常借酒撒瘋，亂殺身邊的人。有人抵抗，他就屠城。波斯波利斯就是讓他一把火燒掉。波斯敗於希

臘，是因為疆域太大，疲於應付，這邊平了，那邊又亂。有個美國專家說了，問題和美國差不多。

美國樣板戲，《五百壯士》、《亞歷山大》，大家別上當。特別是《亞歷山大》，活脫脫就是美國打伊拉克。

亞歷山大的大，羅馬帝國的大，是西方的舊夢，新夢是資本帝國的全球化。

中國，帝制最發達，兩千多年，碩果僅存，當然可以戴上一頂“專制”的帽子，但這個標本，在古代絕對代表先進。18世紀，歐洲的絕對主義，即所謂開明專制，就是效仿這種專制，咱們一點兒也不必臉紅。

中國，近代鬧革命，很多人說，中國骨子裡就不民主，一無是處。錢穆想不通。他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。他說，中國歷史，豈能用“專制”二字一棍子打死。此公保守歸保守，但話並不全錯。因為革命有革命的道理，歷史有歷史的道理，古代有古代的道理，現在有現在的道理。我們不能執古律今，但執今律古也不對。更何況，當時的中國正飽嘗凌辱，這個概念還包含了太多的西方偏見，基本上是個罵人打人殺人的藉口。

其實，專制主義作為學術概念是一回事，作為政治概念是又一回事。歷史怪圈，很多人都轉不明白。他們不知道，當年的走向帝國和近代的走向共和，同樣是歷史上的革命。革命就是翻天覆地的大變化。近現代的革命，從長程的歷史看，其實是二次革命，一個革命革了另一個革命的命，以前的地變成了天，以前的天變成了地。

我們和西方走上的是同一條路。

## 7、革命是民主他爹

民主、自由、法制、人權，全是進口好詞，沒錯。咱們引入這些好

詞幹什麼？全是為了宣傳革命。它們是和革命二字，一起從國外進口。

革命的追求是民主自由，沒有革命，就沒有民主自由。這事本來很清楚，誰都清楚。現在不同，大家革了一百年的命，革命革傷了，革命革怕了，有人說，革命就是不民主，不自由，不合法，反人權，等於專制，這不是滿擰？

革命是個社會矛盾的釋放過程，釋放出來的毒素，當然有專制。它引發的亂局，也是新專制主義的溫床。以毒攻毒，此事太正常。你不能說，暴烈的革命都不算革命，只有不流血的革命才叫革命。其實，英國革命照樣流血（前面流了太多的血）。美國革命更別說，那純粹是個例外，最沒代表性。譚嗣同都知道的道理，現在怎麼全忘了？

造反，有林沖、宋江、盧俊義這號的，也有時遷、李逵這號的。即便資產階級革命，也不是“君子革命”，民粹也好，暴力也好，這是革命的真相。你說民主、自由、法制、人權得溫良恭儉讓，但你不能說，革命也得溫良恭儉讓，“小人”絕對不許參加。革命，沒他們什麼事，民主、自由、法制、人權，也沒他們什麼事，有他們就壞事。

現在，我們吃夠了“小人革命”的苦，但你不能全賴“小人”，忘了“小人”是在圍困下“革命”。你就是殺雞取蛋，也得先有個雞。

我們別忘了，民主、自由、法制、人權，這八個字全是歐洲革命的遺產。革命是民主他爹。你要講民主，就別罵革命。罵革命，那是數典忘祖。

革命是西方民主他爹，也是中國民主他爹。你罵這個爹，就別談什麼走向共和。中華民國，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都是以民權和共和為號。特別是後一場革命，社會動員空前廣泛，不僅群眾基礎比從前大，就是“君子”，也比原來廣。1957年的右派，原來都是左派。中國革

命，千不該，萬不對，畢竟給中國立規矩。從此，中國才一洗恥辱，自立於世界之林。中國反專制，前赴後繼，死了多少人，你就送它兩字：專制，有良心嗎？

中國古代史，幾千年，就兩字：專制，一筆抹殺。近百年的革命，還是兩字：專制，一筆抹殺。你拿這兩字就把中國滅了，行嗎？歷史不能這麼講。

## 8、“專制”被濫用

專制被濫用，主要是被政治濫用。比如美國說的反專制，其概念並不是歐洲歷史上的專制主義，也不是 18 世紀的絕對主義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群眾有如洪水猛獸，19~20 世紀的歐洲，被革命嚇壞，國王留下一堆，教會的勢力也沒倒。今歐洲 44 國，還有 12 國是君主國。美國的盟友，沙特、日本等國，也有不少是君主國。英聯邦國家，加拿大、澳大利亞和新西蘭，仍尊英王。這些都是保守主義的歷史遺產。美國反專制，不是反王權專制，不是反教會專制。它，殖民地出身，只要擺脫宗主國，就全都甩掉了。美國說的專制，根本不是這類東西。

美國說的專制，甚至也不是法西斯主義。法西斯主義是凡爾賽和約和 1929 年經濟大蕭條逼出來的，源頭是英美的制裁和圍剿。法西斯主義，反猶也反共（共產主義的領袖，很多都是猶太人）。反猶，美國最在乎，反共巴不得。二次大戰後，法西斯主義的殘餘影響主要在歐洲，根本傷不著美國。要反，它也得去歐洲反。

非西方國家的專制，它也未必反。反不反，全看聽話不聽話。

它要反的是共產主義和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活動，靶心在這裡。

民主是現在的道德制高點。美國就是民主的化身。反美就是反民

主，反民主就是獨裁專制。這是典型的美國邏輯。

## 9、中國精神

小說比經史更能反映中國精神。魯迅的學術著作就是研究小說。它的《故事新編》，其實是思想史。

中國人的不守規矩是出了名的。《三國演義》裡的英雄都是亂世梟雄，《水滸傳》傳裡的英雄都是綠林好漢，《西遊記》裡的孫悟空是中國的自由神，《紅樓夢》的主人公，以當時的標準講，那是敗家子。他們都是不守規矩的人。我有個美國朋友，在美國講小說。美國學生說，他們不喜歡賈寶玉，因為他是個不負責任的人。

不守規矩，可以從負面理解，也可以從正面理解。這是中國精神的兩面。

1999年，我許過一個願。我要寫三本小書：

《絕地天通》，寫中國人為什麼敢挑戰鬼神。

《禮壞樂崩》，寫中國人為什麼敢挑戰制度。

《兵不厭詐》，寫中國人為什麼敢挑戰規則。

現在我想，可能沒時間了。也許我會用一本小書了卻心願。題目是《絕筆春秋》。假如我還活著。

## 10、中國歷史的另一半

我這一輩子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假如我能多活幾年，我真想研究少數民族史和婦女史。

中國疆土，少數民族佔一半；人，婦女佔一半。

中國歷史，必須包括這一半。

## 二、我的美國觀

美國是個全世界人民愛恨交集的國家。我說的是國家，是國家代表的利益集團，即美國的1%，而不是它的99%。美國的1%，人雖然不多，但能量很大，同時又代表全世界。我和大家一樣，也很關注它，不是以專家的身份關注，而是以看客的身份關注，坐在電視機旁關注。

美國觀是世界觀、大局觀，最能反映立場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立場，別談什麼超立場。

我到過美國，20世紀90年代，幾乎年年去。9.11之前那一週，我還在華盛頓。9.11那天，我在北京。我是從鳳凰臺，眼瞅飛機撞大樓，濃煙滾滾，馬上給朋友打電話。這是驚天動地的一夜，轟然倒塌，倒的不僅是樓。

後來，我就不去了。2007年是最後一次去。我同美國接觸較多，主要是漢學家，只談學術，不談政治。

我是個只讀書，不看報，也不上網的人。天下大事，主要來自電視。我對美國的瞭解很有限，只限驚天動地的要聞，和大家看到的一模一樣。

我講的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實，而且是最簡單的事實。

### 1、普世價值是個道德制高點

現在的美國是什麼？有人說，那是天堂，那是普世價值。

什麼叫普世價值？從字面看，就是全世界公認的價值，求同存異，剩下的同。全世界的腦瓜，一人一主意，紛亂如麻。宗教五花八門，勢同水火。有人鼓吹說，咱們搞個世界宗教吧。宗教是信仰，最難統一，非往一塊兒湊，他們說，沒別的辦法，只能在道德的籬筐裡挑一

挑。比如豬八戒的八戒，一戒殺生，二戒偷盜，三戒姦淫，四戒妄語，五戒飲酒，六戒著香華，七戒坐臥高廣大床，八戒非時食。這八條，頭三條最普世。摩西十誡，其中第六、第七、第八條，也是這三條。它的第四條，星期天不許工作，現在也很普世。《動物農場》，造反成功的動物不是也有七戒嗎？八榮八恥，是新八戒。

古代講道德，主要是止人為非。孔子叫“非禮勿……”。不幹壞事，當然就是好人。孔子把好人叫“仁人”。仁人就是拿人當人的人。現在講人道主義，還是這個意思。

不要殺人，不要偷盜，不要姦淫，這不僅是道德底線，也是法律底線，誰也不反對，也不應該反對。但千百年來，這種好話和廢話根本不管用，殺人的照樣殺，而且是以道德的名義。只要你佔領了道德制高點，誰敢說個不字。

普世價值是個道德制高點。

## 2、兩種“普世價值”

我酷愛自由，包括自由散漫的自由。但“君子不黨”，我最討厭拉幫結派。自由變成黨同伐異的黨，那不叫自由，叫專制。《阿 Q 正傳》裡有個“柿油黨”，我不是“柿油黨”。

普世價值＝民主、自由、法制、人權。這是 21 世紀中國知識精英的發明，9.11 之後的大發明。但西方的普世價值本來不是這個意思。這八個字，上面還有上帝。

英語中的普世價值是 ecumenical value 或 oecumenical value。Ecumenical 來自拉丁文 oecumenicus，意思是“有人居住的世界”。這詞有點兒像《詩經》的“普天之下”。它強調的是，普天之下，都信基督教。你聽美國總統講話，你聽布萊爾在北大講話，他們滿嘴都

是這一套。近二百年，基督教普世運動（ecumenical movement）開過很多大會。所謂基督教普世說（ecumenism 或 ecumenicism），就是全世界基督教大聯合（基督教、天主教、東正教大聯合）。

我們要知道，這才是普世價值的本義。

過去我們有個口號，叫“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”，現在叫“全世界華人大聯合”。過去我們唱的是“我們工人有力量”，現在宣傳的是“我們公司有力量”。“我們公司有力量”，就是“我們老闆有力量”，或“為我們老闆服務的紅黑二道有力量”。有人說，現在信基督教的越來越多，物慾橫流的西方文明對中國傳統文化構成威脅，咱們得跟它對著幹（其實是跟著它幹），孔教以中國的億萬富翁為依託，以中國的新教倫理加憲政精神為理念，一教（儒教）包容四教（佛教、印度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），才是真正的世界宗教，趕快行動吧，把孔子的旗幟插遍全世界，這才是普世價值，這才是中國的軟實力。

可惜，這只是一部分中國知識精英鼓吹的價值，十足仿冒的普世價值，除了中國人，沒人承認的普世價值。普世，只是為了搶地盤，跟對手一般見識。

有人說，儒教最傳統，但老實說，立教才最不傳統，完全學西方。康有為立教，就是受了西方的刺激。這樣的教，古代根本沒有，近代想立沒立成，現在也沒批准。民國也好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，都沒批准。國家宗教局登記在冊的教，根本沒這個教。

一個立都沒立的教，還要統一中國的教，領導全世界的教，這不是狂想是什麼？

### 3、美國的榜樣：耍錢玩彈，才是硬道理

美國是世界民主的榜樣。它給全世界樹立的榜樣是什麼？大家都

看到了吧。

動物世界，老虎、獅子是生物鏈的高端。發達國家，發達到一定水平，就不事生產，實體經濟全部轉出去，光剩服務業、軍工、高科技，賣專利、賣品牌、賣金融產品，當賭場的莊家。你吃草，我吃你。

在這方面，美國的確是代表。很多東西，它早就不玩了，就連美國人最鍾愛的汽車業也正在衰落。全世界玩的，哪樣不是它玩剩下的？它坐在產業鏈的高端，耍錢玩彈，耍錢幫玩彈，玩彈幫耍錢，別提多爽。

(1) 美國的文治是靠耍錢。

世界是個大賭場，美國是莊家。美國是個窮奢極慾的國家，層層放債，層層欠債，你提前消費他，我提前消費你，藏負於民。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、1998年和2011年的世界金融風暴，它拉下一屁股屎，大家都得幫它擦，還得美其名曰“互利共贏”。

(2) 美國的武功是靠玩彈。

我說的彈是各種炸彈、核彈、先進武器。美國是個窮兵黷武的國家。美國人愛玩槍，歷屆總統，不問哪個黨，都酷愛打仗。美國有戰爭依賴症。它的武庫總是不斷更新，它把過期的武器賣出去，自己跟自己玩剩下的玩，誰都玩不過它。

美國也有哭鼻子的時候。

朝鮮戰爭（1950~1953年），重創美國，阿靈頓公墓躺著一大片美國孩子的亡靈。韓戰紀念碑上說，他們是為他們不認識的人到不認識的地方打仗，Freedom is not free（自由不是白來的）。越南戰爭（1961~1973年），它又自由了一把。結果是，國內國外，不分左派右派，一片喊打。它是好了瘡疤忘了傷，記吃不記打。這是冷戰時期的熱戰，兩次都和中國有關。

後冷戰時期，蘇聯沒了，中國軟了，美國可以撒瘋了。美國有四大戰役：老布什發動的海灣戰爭（1991年1月17日~2月28日），43天；克林頓發動的科索沃戰爭（1999年3月24日~6月10日），78天；小布什發動的阿富汗戰爭（2001年10月7日~？），沒完沒了；伊拉克戰爭（2003年3月20日~2010年8月3日~？），沒完沒了。前兩場還有人叫好，後兩場怎麼樣？只有中國的知識精英才為它叫好。

我說過，中國的知識精英走的是與美國工農兵（紅脖子）相結合的道路。許多連美國知識精英都嗤之以鼻的話，許多連美國右派都羞於啟齒的話，他們全大言不慚。

我們這個世界，“好東西”全在美國，是吧？可大家別忘了，美國的“好”靠什麼，全靠兩條：第一，全世界都認美元；第二，美國在全世界駐軍。

什麼最普世？美元、美軍最普世。但美國說了，誰也不許學。

#### 4、美式民主

民主，希臘文的本義，是老百姓當家作主。但後來，女子、小人，凡難養之輩，都得排斥在外，請大富大貴的聰明人替他們作主。村級選舉，往往如此，國級選舉，也往往如此。

現代民主，都是由政客代表老闆，替普通人作主。這種民主，只是選戰民主，不是社會民主。

社會是老闆的財產，可以世襲，可以專制，用不著選舉。

老闆領導白領，白領領導藍領，這是自由社會的梯級結構。老闆說，人就分兩種，一種叫打工仔，一種叫失業者。只要打工的中產階級佔多數，社會就穩定了。沒工作而待救濟的窮人，翻不了天。他們都是 loser，不是懶漢，就是笨蛋。他們說，窮人都是我們養活，不

讓他們窮著，就沒有社會效率和經濟繁榮。

中國人有唐人街，說新，比母國新，說舊，比母國舊。美國是個大“英人街”。他們的白人(WASP)是逃過來的，黑人是擄過來的，也是如此。

美國的特點是沒有歷史：優點是沒有歷史，缺點也是沒有歷史。一方面很新，三無，沒有教皇，沒有國王，沒有貴族，讓人覺得年輕而富於活力；一方面很舊，宗教上最保守，政治上最右翼。歐文曾到美國建“和諧公社”，但社會主義在美國最沒土壤。它連達爾文都受不了。麥卡錫時代，就連卓別林都驅逐出境。它最反共，反共的理由用不著太多，“共產黨不信上帝”，光這一條就夠了。

二戰，美國接收了大批猶太難民，美國的軍工、金融、科技、學術，都受惠於這批高級難民（如愛因斯坦、奧本海默、阿倫特）。以色列的移民，最有影響力的是美國移民。這決定了它和以色列的特殊關係。

這個國家，沒有直選，只有共和、民主兩黨輪流坐莊。就像飛機送餐，點頭微笑，“chicken or beef（雞肉或牛肉）”，讓你隨便挑。打仗是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，誰也不敢反對（除非死人太多）。共和、民主兩黨都酷愛打仗，對外沒任何區別，區別只在收稅和利益分配。但就是對內，也是大同小異，無論怎麼收，怎麼分，都繞不過三個代表，一是猶太集團，二是軍工集團，三是金融大鱷。他們說，他們才是美國，他們就是美國。

歐式民主，至少容納左翼，社會主義在歐洲還有一席之地，美式民主，絕對不許講。

## 5、什麼叫民主國家

美國是個“全球鷹”，它成天想的是全球打擊，隨時隨地打擊，

想打誰就打誰，幾乎如科幻小說一般。

美國戰爭方式：外交穿梭 — 聯合國制裁 — 國際法庭通緝 — 設立禁飛區 — 收買反對派 — 然後給你下及時雨，兵不厭炸，帶火字旁的炸 — 不服，再派地面部隊，或派特種部隊，“千里之外取上將首級” — 然後尋找“大規模殺傷武器”和“萬人坑” — 最後是開刀問斬 — 公審太麻煩，還是直接殺了省事，什麼老朋友，該翻臉時就翻臉。這些步驟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他們覺得俠肝義膽，特牛仔。

美國當然相信，槍桿子裡面出民主。在它看來，民主支持戰爭，戰爭傳播民主，太合情合理。槍桿子和民主，一點兒矛盾都沒有。

美國有一批盟友，核心是八國聯軍的老班底（除把奧匈帝國換成加拿大，俄國換成以色列）。大家別忘了，八國聯軍就是當初的民主國家。當年的道理還是現在的道理。

打仗親兄弟，首推英國和英聯邦國家，它的前輩和親戚。其次是歐洲大陸的老鄰居，法國和德國。以色列是英美在中東打下的楔子，半個兒，視同己出，別提多親。亞洲的鐵哥們兒是日本。

其次是地區代表。首先是北約 28 國，包括東歐的新盟友。其次是伊斯蘭世界最保守的沙特等國。比如波蘭，為王先驅，美國打伊拉克，它最先進入。利比亞戰爭，沙特等國也立了二等功。利比亞戰爭是新模式：老大運籌帷幄中，老二老三往前衝，北約飛機天上炸，反對派在地上打，天上地上有分工。帕內塔說，戰績輝煌，零傷亡，當然是說天上 — 至於地上，利比亞人死了多少，傷了多少，難民有多少，無所謂，就連反對派，照樣忽略不計。

美國人還有一種很傳統的說法，是“我們的狗崽子”（our son of bitch），如蔣介石、李承晚、吳庭豔、巴蒂斯塔、諾列加，都在這個名單中。他們真是這麼叫。走狗不走，隨時可換。這些人，全都碰

到過大麻煩，有些人還丟了命。

薩達姆幫美國打伊朗，本·拉登幫美國抗蘇軍，結果都被美國幹掉了。卡扎菲，扛不過了受招安，招安了也照打不誤。這些人的命運，全看有用沒用，特別是對保衛以色列的大局有沒有用。

臺灣老說“矮化”，誰把它蹬了？恰恰是美國。中美蜜月那陣兒，美國支持訓練的藏獨游擊戰也被叫停。

誰說美國選盟友都是民主標準？

## 6、美國理解的世界秩序

小布什，說話最坦率，非敵即友。美國的恐怖定義最簡單，誰反對美國，誰就是恐怖國家。他們的民主標準也很簡單，只有參加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和金融集團，才有資格叫民主國家。

美國共和黨總統競選人羅姆尼（Willard Mitt Romney）講得最清楚，21世紀是俺們美國的世紀。什麼叫美國世紀？他說，就是美國領導自由世界，自由世界領導全世界。領導的精神，我來解釋一下，就是美國領導聯合國，北約領導俄國，日本領導中國，以色列領導伊斯蘭世界……這才是美國希望的民主秩序。

這幾條，除了頭一條還差不多，哪條都沒搞定。請注意，如果美國、北約和以色列把伊斯蘭世界搞定，騰出手來，它馬上就是收拾俄國與中國。

1989年後，弗朗西斯·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說，美式民主是“歷史的終結”（the end of history）。德里達（Jacques Derrida）說，他真是個使徒，他的書是資本主義福音書。“終結”是什麼意思？那不是完蛋了嗎？電影打出end，大家只好散場。結果怎麼樣？他自己也後悔失言。

事情只是剛剛開始。

## 7、天堂建在地獄上

我們這個世界是個窮富相依的世界。沒有富人的世界，大家不敢想。其實，沒有窮人的世界，才最不可能。羊都跑了，狼就得餓死。狼的責任是維護生物鏈，幫羊搞計劃生育，控制它的種群數量，功勞可大了。

中國古代鬧饑荒，有個皇帝說，“何不食肉糜”。美國也是這個邏輯。它說，落後國家之所以欠揍，就是因為“不食民主”。吃肉當然好，誰都不反對。但它提供的是什麼？不是“肉糜”，而是“何不食”。語云，“人聞長安樂，則出門西向而笑；知肉味美，則對屠門而大嚼”（桓譚《新論》引諺）。它光讓你“對屠門而大嚼”。聽話比效仿更重要。

美國，富足強大，比其他國家過得好，這條沒人反對。問題是，它是建在什麼樣的基礎上。天堂建在地獄上。

最近，“佔領華爾街”運動，美國人民的呼聲很清楚，即使這個世界老大，也是1%欺負99%。其實，它不光欺負本國，也欺負外國，更主要是欺負外國。沒有外國的窮，就沒有美國的富。

美國圍剿全世界，今天制裁這裡，明天制裁那裡，但我們不要忘了，這個世界還是被窮人包圍。美國首都華盛頓，就被黑人區包圍（唐人街以北就是）。芝加哥大學，也被黑人區包圍。“自由世界”是被“不自由世界”包圍。“農村包圍城市”，到處如此。

美國很強大，也很脆弱。假如美國被圍，它比朝鮮還慘。美國是葉公好龍。它希望全世界都流哈喇子。但大家“學習美國好榜樣”，光這麼一學，就要了它的老命。大家都當美國人，它更吃不消，移民

局不急，布雷維克式的殺手也得跟你急。

### 三、環球同此涼熱

現在的世界，還處於方生方死之際。一個時代已經結束，另一個時代還沒開始。我們仿佛又回到了 20 世紀之初，一切都重頭來過。

環球同此涼熱，我說過，這不符合科學，地球上的各地如果是同一個溫度，地球就完蛋了。但詩不是科學。

這裡，我想說的是，世界已成一盤棋，中國的事，無論好壞，都不是中國一國的事，而是整個地球上休戚相關的事，就像全球的氣候變化，這兒早了，那兒滂了，這邊颶風，那邊掀海嘯，這不是哪一國的事。這個地球上的事，越來越有同步性，看似相反的東西，往往是一回事。黑影都是強光照出來的。

比如，大家都還記得吧？1968 年，中國在鬧“文化革命”，批劉鄧路線；捷克在鬧“布拉格之春”，反社會主義；法國在鬧“五月風暴”，反資本主義；美國則有大規模的反戰運動和嬉皮士運動。現在的各種亂也是如此，有“阿拉伯之春”，也有“華爾街之秋”。

美國有病，大家都有病，病情不同，其實是同一種病，同一種傳染病。

#### 1、冤有頭，債有主

2010 年，我在臺灣中研院文哲所演講。同一天，喬姆斯基 (Noam Chomsky) 也在中研院演講。臺灣人管他叫杭士基，真怪。他說，美國是邪惡帝國 (evil empire)，臺灣是美國的幫兇，中國大陸也在美國的掌控之中，把臺灣人嚇了一跳。

我認識個挪威人，著名的語言學家。他老罵中國，說中國是唯一的吃人國家，成天欺負少數民族。我問他，語言學家，美國誰最棒。他說，喬姆斯基。我說，他的政治立場，你贊同嗎？他說，贊同。我說，很好，那你們歐洲就是這個邪惡帝國的最大幫兇。結果，他突然變得謙虛起來，說我們已徹底衰落，老二，絕對不敢當。

有些人批評美國，老是以奧威爾說的那種“上等人”自居。他們說，要批評，也只能由他們這些瞭解西方社會的“後現代”來批評，生活於“鐵幕”之下的“前現代”不配批評“現代”。他們喜歡玩理論，保護地球，保護動物，保護女性，保護同性戀，自以為超現代。但這個世界，最應保護的是誰？恰恰是他們視為不民主的窮國和窮人。他們的反對，儘是虛招子。這些虛招子，全是在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能夠容忍的限度內講話。

他們自說自話，說了很多年，早就被主流社會消化吸收。年輕人，荷爾蒙過剩，你是嬉皮也好，前衛也好，搖滾也好，野合也好，這叫商業文化，這叫大眾娛樂，根本傷不了主流社會的一根汗毛。

中國為西方打工，苦熬苦掙，突然變得闊起來。但人民幣還不是世界貨幣，中國也沒有海外駐軍。錢再多，也還不是個世界體系，相反，它是在這個體系的掌控之中。中國，雖被美國視為另類，但並不是一個成心與美國作對的國家。相反，它正一步步靠攏和加入這個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。它也有和美國一樣的問題，也有1%和99%的貧富對立，也有潛在的金融風險和泡沫經濟，也有種種令人痛心的不公平、不公正。

現在，中國已告別革命，但革命的影響尚未絕跡。如果中國的執政者代表的只是中國的1%，只幫資本家做蛋糕，不幫窮人分蛋糕，失去對他們的監管，問題是一樣的。這樣的“大國崛起”，站倒是站起來了，但奧威爾說了，這是像豬一樣站起來。

說實話，我並不擔心中國會不會當老大老二。我擔心的是，中國的強大是不是還是美國式的強大，中國會不會與它聯手，共同宰制這個可憐的世界，一塊兒欺負窮國和窮人，不管是本國的窮人，還是外國的窮人。

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都是靠盤剝外國窮人，養本國窮人，污染外國，環保本國。我國的大城市和小城市，城市和農村，也有類似問題。這是資本集中的優勢在作怪。美國是借“中產階級”維護國內秩序，借“中產階級國家”維護世界秩序。

維穩都是這麼維。

現在，我們已經學會像美國一樣講話，“咱們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”，這是外交辭令。我不是政治家，我不會用這種方式講話。

天下不負美國，美國負天下久矣。美國欠下的債，不只是錢。我對美國的批評，不是基於利益，而是基於道義。基於利益的作對，其實是亦步亦趨，緊跟和追隨。

我也批評中國，但絕不是以美國定黑白。相反，我是以美為鑒，我是把美國當作源，中國當作流來批評。我對中國的批評，是從這個源頭上批評。

## 2、改革的前提是解圍

這個世界壞透了，頭頂長瘡，腳底流膿，壞是從頭上壞。

現在，誰都說要改革。但我說了，關鍵是美國改不改。皇上不急太監急，都是瞎急；上面不改下面改，都是白改。它不改，我們只能先湊合著改，用釜底抽薪的辦法，從外面促它改。

冷戰，失敗的想改，戰勝的不想改。社會主義國家是失敗者，問題成堆，積重難返，當然是率先改革者。改革的前提是解圍。

中國和蘇聯鬧矛盾，請美國幫忙，既幫中國解了圍，也幫蘇聯解了體（注意：這不是一個國家的解體，而是一個半世界性的體系解體）。我們這才恍然大悟，“蘇修”才是美國的大敵，中國也好，蘇聯也好，所有問題，全都和圍剿有關，光從裡面改，肯定改不動。

蘇聯解體，東歐易幟，美國很得意，但好戲還在後頭。

這個世界，真正的鐵幕是美國。凡是解圍的國家，發展都很快，無論經濟水平還是文明程度，都會有所改觀。這足以說明，解圍是改革的關鍵，圍剿才是民主的障礙。一種保守主義只能引起另一種保守主義。

解圍，難免妥協。徹底妥協有三條，一是捲旗，二是解體，三是繳槍。這事，小國容易大國難。

解圍有解圍的難處，入圍也有入圍的難處。

發展中國家有個共同點：小國必須傍大國，一通亂傍。思想，也是東南西北，根本找不著北。社會主義（國營經濟）、資本主義（私營經濟）、傳統文化（主要是傳統宗教），三味藥，換著吃，混著吃，一鍋亂燉。最後都是以傳統宗教為主。

前社會主義國家（如蘇聯、東歐、中亞五國和蒙古），現在還打社會主義旗號的國家（如中國、越南、朝鮮和古巴），現成的藥也是這三味藥，差別只在配伍，也是一鍋亂燉。所謂新經濟政策也好，新民主主義論也好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好，全是扛不過人家的體系，為了解圍，為了生存，不得已而為之的口號。

現在，全世界都重歸保守。保守，是因為無路可走。

我說過，病篤亂投醫，西醫不行看中醫，中醫不行看巫醫。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都是西醫。西醫不靈，只能乞靈於傳統。大家開藥方，誰都跑不出這三味藥，特別是最後這味靈丹妙藥。人家俄國，現在是雙頭鷹、三色旗、彼得大帝、東正教、上帝保佑俄羅斯。吉爾吉斯斯

坦，推倒列寧像，換自由女神像，推倒自由女神像，換瑪納斯像，最後都是回歸傳統。我們這邊兒也有通三統的說法：毛統、鄧統加孔統，反正沒外國什麼事，全是咱們自己的傳統。

金雁《從“東歐”到“新歐洲”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最後講精神追求，俄國和東歐知識界的精神追求是什麼？大家走投無路，也是回歸傳統。

社會主義國家，前社會主義國家，亂歸亂，畢竟在改革。伊斯蘭世界，也亂，說明也在變。保守，都是保守療法，用不著大驚小怪。

美國，你越亂，它越挑；你越虛，它越給你下猛藥，目的是操控亂局，當世界改革的總設計師。改到啥樣叫好，上面已經講過。

這個世界要變，一定要變。但大家都變，就你美國不變，好意思嗎？冷戰的局面並不是單方面。

1991年，戈爾巴喬夫說，全世界最不想改革的國家，只有美國。但後來怎麼樣？2008年，奧巴馬繃不住了，大呼 Change we need, we can。美國想改？哪兒那麼容易？耍錢、玩彈，這兩條改了，還有美國嗎？美國的政客能答應嗎？的確很難。

“華爾街之秋”，美國老百姓的訴求主要是兩條，讓失業者就業，給富翁加稅，多麼可憐，多麼有限。但富翁說了，窮人太多，拿我們開刀，緩不救急，沒準更壞，特別是壞了中產階級的好日子。抗議者，很憤怒，也很無奈。

這樣的問題光是美國有嗎？不是吧。馬克思，咱們就不提了，孫大國父教導我們說，起碼也得“節制資本”吧。

改革難，難就難在它是個世界體系。這個體系最難改。

怎麼改？大家在摸索。俄國是捲旗解體不繳槍，只要不繳槍，就不算民主國家，在美國心目中，它還是大敵（誰讓它國土太大，彈比我們多呢）。前兩年，有人提出，共產黨可以改叫社會民主黨，這是

學北歐。好些東歐的共產黨就這麼改。但北歐的哥們兒，人家自己都講了，不敢當。你要改名，何不一步到位，乾脆直奔美國，改一字就行，叫共和黨，或玩變臉，同一人，兩張臉，一張共和黨，一張民主黨。還有個方案，玩中國特色，改叫中華復興黨。改名容易，但解體難，繳槍更難，哪個中國政治家敢這麼幹？如果這三條都不動，當然屬於異類，而且是最大的異類。

湯因比說，世界上的“大一統”被西方大卸八塊，全都解體（比如奧斯曼帝國），唯一還在，就剩兩個“紅色帝國”，一個俄國，一個中國。現在，俄國去紅，領土的裙子邊讓人扯了，但塊頭還很大，手裡有傢伙。結果如何？並沒解圍。

中國也沒完全解圍，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。

### 3、中國得了失語症

中國為了加入主流社會，不得不（或巴不得）按美國的方式講話，不得不（或巴不得）引進美國意識形態，傳播各種美國神話；中國為了統戰臺灣，幻想第三次國共合作，也不得不（或巴不得）按國民黨的方式講話，不得不（或巴不得）引進臺灣意識形態，傳播各種臺灣神話。

普世價值說，後面是典型的美國意識形態。

新儒家立教說，後面是典型的國民黨意識形態。

別以為光咱們這兒有意識形態。

最近，美國的陶涵（Jay Taylor）替國民黨寫了兩本傳，一本是蔣介石的傳，一本是蔣經國的傳。臺灣出版者說，陶氏的蔣介石傳把以往的舊作全蓋了，以前美國人寫的傳，總免不了負面評價，現在才公正客觀。汪榮祖讀後，把陶傳批了一通，說不夠史家水準。大陸只

敢出後書，不敢出前書。其實後書才有更多的當下所指。

蔣介石去臺灣，共產黨幫一大忙。共產黨把他趕到臺灣，中國的割據勢力，全都歸了一統——躲進小島成一統。他痛定思痛，第一搞整風，第二搞土改，全是學共產黨。國民黨的這個小一統，一靠韓戰，二靠殺人。不傍美國，不殺人，沒有今天。

陶涵說，蔣大總統雖齎志而歿，但可含笑九泉，因為在精神上，他的反攻大陸已經成功了。蔣經國掌情治，替他爸爸殺人，殺共諜、殺左翼、殺本省人。反對的人，一個不留。在的，只投美，不投共。他說，好，時機到了，一黨訓政可以結束了，咱們搞憲政吧。現在怎麼說？時髦話叫“華麗轉身”。他在臺灣這個 T 臺上刷地一轉身，就成了“民主之父”。這對理解“民主”可太有幫助。

紀念抗戰，紀念辛亥，都是替國民黨歌功頌德的好時機。過去，國共相爭，雙方都是殊死戰，血腥殘酷各一半。戰爭狀態下，誰也不可能給對方講好話。現在，恢復歷史真相，好呀。但既言恢復，就不能是單方面。你不能光扯大陸掩蓋，自己捂著就不說了。1947~1949年的歷史，過去在臺灣，講都不許講，課本是空白，這是不是掩蓋？什麼時候國民黨替共產黨講過好話？哪怕現在。

總之，在所有現實問題上，中國都得了失語症。除了上述話語，剩下的只是傳統，不是古代傳統，就是紅色傳統。

中國的復古狂潮，我不說了。所謂傳統，都是人造傳統。就是紅色傳統又怎麼樣，照樣失真。

我們現在的主流話語，很多是沿襲“文革”結束時的思維定勢：寧右勿左——反左，什麼時候都不會錯。即使代表主旋律的正面歌頌，也是沿襲那時的心情。比如領袖劇，“毛周打天下”：兩個偉人笑哈哈，其他領袖圍一圈，陪著笑。這個調子，就是從“十里長街送總理”發展而來。這是心情，不是歷史。潛伏劇，倒是與時俱進，主題清一

色，都是“國、共談戀愛”，而且幾乎都是男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女特務談戀愛，據說叫“人性化”。

這種革命史，老同志看得懂嗎？反正老同志也不在了。

奧威爾說，自從外號“拳擊手”的老馬被他的豬領導連哄帶騙，說是去醫院，送進屠宰場，動物農場中的動物已不知“革命”為何物。

“鳥兒歌唱，無產者歌唱，但黨卻不歌唱”（奧威爾語）。

傳統為什麼這樣紅？現在你該明白了吧。

傳統可以撫慰心靈，但解決不了現實問題。

現在的中國，官、商、黑三結合是最大的現實問題。腐敗分子，很多是共產黨員。反黨是他們的專利。他們罵黨比一般人更兇：昇官發財，誰擋道，誰是共產黨。他們把黨吃光喝盡，然後給黨挖個坑，說是救黨。

我不是共產黨員，我不會參加他們的反黨大業，更不會參加美國領導的反共大業。

對於一個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來說，主流意識形態才最值得懷疑。

## 附記：

血腥的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，這是美國和北約利用地區內亂進行武裝干涉的新模式，目的是扶植親美政權，在以色列的左鄰右舍吃子連片，創造安全帶。卡扎菲不過是這一戰略部署的犧牲品，即使他想投誠歸順，也無濟於事。他的死，既與國內的利益衝突和矛盾激化有關，也與外交政策的傾側反覆和沒有出路有關。

美國叫他死，他就沒法活。